

世界伟人传记丛书

# 唐太宗李世民

杨发兴 主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伟人传记丛书 / 杨发兴主编.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2. 8(2007. 12 重印)

ISBN 978-7-80648-845-4

I. 世… II. 杨…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211 号

世界伟人传记丛书——唐太宗李世民

主编: 杨发兴

责任编辑: 张光朝

责任校对: 李秋根

版式设计: 李宏

出版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 <http://www.ybcbs.com>)

印刷: 北京奥达福利装印厂

开本: 787×10921 / 16

印张: 360

字数: 300 千字

印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48-845-4

定价: 576. 00 元

# 前言

一千多年过去了，依然有很多人对神秘繁华的大唐盛世充满迷团。在中国的历史上，如果论疆域，唐朝或许并不是最大；如果论武功，唐朝也并不是最盛，但唐代以她那开放的胸襟、博大的气度、浪漫的情怀、张扬的个性影响和征服了八方四夷，并且一直让后人景仰不已。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在位23年（627—649）民族英雄，是唐朝第二代皇帝，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卓越的政治家，著名的理论家，书法家和诗人。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他年轻始就与父、兄、弟等人登上隋末群雄逐鹿中原的乱战的舞台上，推翻了隋末的残暴政权，建立李唐王朝，又以无比的气魄与军事才能，统率部曲，平定国内多次割据势力，使得李唐政权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于武德九年，他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兄长建成及弟弟元吉，继而夺取得皇太子的地位，同年，李渊让位，李世民正式登基称帝，年号“贞观”。

纵观李世民的一生，“玄武门”之变成为后世史家非议的诟病。此外，《太宗实录》及新旧《唐书》等传统史书把他的兄弟建成、元吉描写的也不是很好，后世学者认为史官给李世民涂脂抹粉，嗤之以鼻。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可以说是传奇的一生。他幼年熟读兵法，少年投身行伍，青年发动玄武兵变，从此君临天下。他一生心系万民，勤奋工作。他的任人唯贤、从谏如流、勤俭治国的作风更堪称历代帝王的典范。

本书搜集了翔实的史料，力求真实、生动地再现李世民的生平，力求客观地评价当时的历史状况，力求在读者们的脑海中重塑李世民的鲜活形象。读者们不仅可以了解隋末唐初风云变幻的形势，而且还可以从李世民的成败得失中悟出更深一层的道理，并引以为鉴。让我们带着景仰去了解这位神秘的千古大帝。

# 目 录

上篇 挥戈定八荒.....	1
第一章 醉宿晋阳宫.....	1
第二章 太原起兵.....	17
第三章 西风落叶下长安.....	49
第四章 大唐王朝的诞生.....	82
第五章 扶风之战.....	99
第六章 翦灭薛秦.....	158
第七章 吊祭叛臣.....	174
第八章 兵寇太原.....	190
第九章 兵逼洛阳.....	223
第十章 太子邀功.....	255
第十一章 杀机重重齐王府.....	274
第十二章 流产的兵变.....	290
第十三章 鸩杀.....	309
第十四章 兵变的前夜.....	325
第十五章 喋血玄武门.....	341
第十六章 飞登九五.....	359
下篇 贞观长歌.....	378
第一章 拨乱反正.....	378
第二章 求贤致治.....	387
第三章 翦灭东突厥.....	404
第四章 安抚.....	419
第五章 天可汗.....	430
第六章 纳谏.....	441
第七章 曲水流觞的游戏.....	451

第八章 父子情结.....	465
第九章 革故鼎新.....	498
第十章 宠幸.....	522
第十一章 统一高昌.....	545
第十二章 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	558
第十三章 人生感意气.....	587
第十四章 迷惘.....	617
第十五章 御驾亲征高丽.....	641
第十六章 寒冻期.....	670
第十七章 参天可汗道.....	684
第十八章 情与欲.....	712
第十九章 尖峰.....	733

# 上篇 挥戈定八荒

## 第一章 醉宿晋阳宫

古历四月中旬，正是草长莺飞，蜂绕蝶舞的春末夏初。

晋阳宫的后苑里，竹木蓊郁，生机勃勃，百卉争艳，五彩缤纷。雕梁画栋、亭台楼榭都掩映在绿荫丛中。人工湖里假山突兀，怪石峥嵘，碧波荡漾，涟漪阵阵。从湖中蜿蜒伸展出的石渠里，小桥流水，游鱼嬉逐。青翠如茵的草地上，曲径飞花，这里那里点缀着一丛丛一蓬蓬艳紫的丁香、藤罗，火红的月季，嫩黄的迎春……

夜幕降临之后，无数的纱灯更为这里染上了一层橘红色的神秘色彩，阵阵花香清冽宜人，扑鼻而来。花丛间、草棵里虫鸣蛩唱，弹琴鼓瑟，为这座落寞空旷的离宫平添了不少生气。

在后苑的几间布置优雅的客室里，副宫监裴寂正与唐公李渊围着一张漆金小桌，对坐畅饮。

从下午开始，李渊便被裴寂邀到这里，一面弈棋，一面品茶，你来我往地拼杀了整整一个下午，只杀得天昏地暗，难分难解。

看看天色将晚，李渊便要告辞回府。裴寂却执意不放他走，说道：“今日与唐公对弈未分胜负，夜间由我做东，再与大人在酒上论个输赢如何？”

李渊略觉诧异，以前两人常常聚饮，以为人生一大乐事。但不是在李渊府上，就是在裴寂家中，却从未在这晋阳宫里喝过酒。便正色说道：“这是什么地方，也是我辈饮酒之处？若是酒后口无遮拦，有失检点，岂不徒惹祸事？”

裴寂却笑道：“唐公也忒过小心。你是留守兼宫监，堂堂三品大员。我虽官职卑微，好歹也忝居副监。你我二人在这里喝顿酒算得了什么？再说我们只管饮酒，不论国事，能惹什么祸事？我已命厨下烹制了大人最爱吃的几样好菜，还请大人赏脸。”一面说着，太监们早已端上了一桌丰盛的肴馔。李渊也不好再推托，只得客随主便了。

两人你一杯，我一杯，一面喝酒，一面说古道今，东扯西啦，除了不言国事，家长里短，奇闻趣事，乡间绯闻，几乎无所不谈。

看看彼此都有了几分酒意，裴寂便乘兴说道：“唐公可曾听说过，城西一个村子里，最近出了一桩奇事。”

“是吗？我倒没听说过，是何奇事？”李渊也来了兴致。

“一个六十三岁的老妇，前些日子居然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这算什么奇事，老蚌怀珠，古来有之。”

“可那老头子据说已经七十一岁，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还能打种？”

“这也没什么怪的，只要身子骨结实，精髓不枯，气血不竭，七老八十也照样生儿育女。”

“据说，那老头子是个老色鬼，夜夜缠着老伴行云布雨。老伴不答应，便去外面骚情，一年中总要进城逛几回窑子。”

“这么年纪了，要说夜不虚席，怕是有点言过其实。不过，男人嘛，谁不好色？孟夫子说过，‘食色，人之大欲存焉’。孔老夫子也说过：‘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见人生在世，除了吃饭，男女欢娱便是第一大需求，不见上古之人，衣服可以不穿，文明可以不要，两性交媾却不可或缺。要不然，这人类如何繁衍不断，生生不息？”

见李渊渐渐入彀，裴寂忙端起酒杯笑道：“说得好，唐公为人说话皆坦诚磊落，毫不矫情，真大丈夫本色，在下敬你一杯。”

李渊端起酒杯，与裴寂照照，一饮而尽，笑着说道：“男女之事又非丑事，有何好掩饰的？世上之人，人人乐此不疲，却又讳莫如深，尽是一些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如此说来，唐公在这男女情事上，一定是雄风不减当年？”裴寂开始借酒调侃，毕竟是推心置腹的密友，床第间的儿女私情，也可以当面对相问。

李渊又饮过一杯，挟口菜吃了，哈哈大笑道：“老夫虽已年逾五旬，但自幼舞枪弄棒，盘马弯弓，练得体魄顽健。只要有心情，可以夜夜春风，有时高兴了，尚可梅开二度呢。自古以来，英雄爱美人，美人慕英雄，英雄美人们演绎了多少荡气回肠的悲歌喜剧？我李渊虽非世之大英雄，也算是堂堂大丈夫，若无三五红粉知己相陪，岂不空老此生？”

裴寂听得连连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道：“唐公说到英雄美人，倒使裴某想起来了，大人您与嫂夫人那段充满传奇色彩的金玉良缘，实在称得上是一段英雄美人的佳话。”

提起这段往事，李渊激动地脸颊发红，两眼放光，他抿口酒咽下去，不无自豪地说道：“我李渊宦海浮沉三十多年，迭经风浪，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唯有这段姻缘，却让我如鱼得水，从心底里感谢上苍。”说着，他双眼微眯，眼神变得渺茫空濛起来，陷入了一种短暂的沉思。

李渊的结发妻子窦氏，出身鲜卑贵族，乃京兆平陵人。她的父亲窦毅，为北周上柱国。继母是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襄阳公主。

窦氏出生时，头发下垂过颈，到三岁那年，头发竟与身体等长。她自幼聪颖异常，读《妇戒》、《列女传》等皆能过目不忘，因而深

受周武帝的宠爱，甚至比对其他几个亲外甥还要亲，很小便被收养于宫中。

武帝驾崩之后，窦氏像亲生女儿一般，悲痛的终日哀泣，食不下咽。

不久，北周开国功臣杨坚以隋代周，自立为帝，即隋文帝。窦氏听说之后，竟从床上投于地下，以头碰地哭道：“恨我生不为男儿，不能救我舅父家祸难，报此血仇。”吓得父亲赶紧以双手捂住她的口，轻声斥道：“休要乱讲，说这话会灭掉我们全族。”

长大之后，她不仅聪慧异于常人，而且容貌端丽，光艳照人。窦毅常常与妻子襄阳公主商量：“这孩子相貌出奇，又见识不凡，不可随意嫁人，委屈了孩子，一定要为她选一个德才俱佳、品貌双全的乘龙快婿。”

为了择婿，窦毅命人在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前来求婚者，每人给箭两支，须从门屏背后射中孔雀眼睛者，方可与窦氏见面，是否被选中，还须窦氏自己点头认可。

这窦氏艳冠群芳，才名四播。消息传出之后，求婚者腾跃而至，不下一二百人。经过几十轮试射，可能是过于紧张的缘故，这些求婚者们纷纷落马，竟无一人能双箭“中目”。

这时李渊来了，这位风流倜傥的少年公子，本是将门出身，又自幼从名师习武，早就以“百步穿杨”的精湛箭术蜚声遐迩。这次前来比箭招亲，倒不全是为了娶一个美貌女子，更重要的是为了在众位善射者面前献艺扬名，一显身手。

李渊上前领取了两支翎箭，走到门屏背后百步开外，凝神屏息，端详了一下门屏，然后稳稳地拉弓搭箭，轻喝一声，嗖嗖射出双箭。

众人围拢观看，禁不住高声喝彩。两只箭不偏不斜，恰恰射中左右门屏上两只孔雀眼睛。

窦毅大喜，忙领李渊来到后房，与窦氏见面。两人一见钟情，郎才女貌，堪称天作之合。

婚后，窦氏为李渊生下了李建成、李世民等四子一女，相夫教子，极为娴淑。窦氏天资聪明，工于文章，写得一手好字，把她的手书与丈夫李渊的手书混杂在一块，别人竟很难辨认。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还是一位颇具见识的巾帼须眉。

李渊历来十分喜爱养马，府上调养了许多名种良马。炀帝即位之后，窦氏曾劝他说：“当今皇上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也喜好骏马鹰犬。你何不挑选几匹名马送上？这些东西留在府上，只能招来祸事，能有何益处？”

但李渊却不合得，不屑地说道：“他也爱马？那不过是叶公好龙。他懂得什么是良骥，什么是弩马？”

后来，李渊终于遭到了炀帝的猜忌，时被谴责。这时候，他想起了妻子窦氏的劝告，出于保护自身的考虑，他把府上所有的名马宝驹，连同重金赐求的雄鹰猎犬，一古脑儿献给了皇上。果然讨得了炀帝的欢心，不久便被擢升为将军之职。

然而，这个时候，妻子窦氏已经因病去世。李渊曾动情地对儿子们说：“若是当年听你母亲的劝告，这将军之职怕早就得到了。”说着，不禁潸然泪下。

现在想起这些往事，李渊的双眼仍有些发潮，神色黯然，长长地叹口气道：“家有贤妻，男儿不遭官司！可惜啊，天予其德才而不假其寿，我李渊中年丧妻，鸿雁失伴，也算是人生一大不幸。”

一看李渊突然变得哀伤颓丧起来，裴寂慌忙说道：“都是裴某该死，不该提起这些往事，徒惹唐公伤心。来，咱们喝酒，一杯解千愁。”

李渊喝过一杯酒，冲裴寂自失地笑笑：“这没什么，你也勿须自责，都是几年前的事了。唉，人生在世，谁不经受个七灾八难。大丈夫应拾得起。放得下，以事业为重才是。”

裴寂忙接口道：“唐公虽是性情中人，但毕竟是心胸豁达，可包容天地的当世豪杰，岂能长久沉湎于丧偶失伴的哀伤之中？对了，今日咱们在这儿饮酒，当有红粉佳人侍酒做陪才是。”

李渊听他突然转了话题，稍稍一怔，但此时，酒精在他浑身的血液中流动、燃烧，正是一半清醒一半醉，极度亢奋的时候，也不推拒，只顾独自饮酒。

裴寂见他已经默许，便转身走了出去。一会儿领来了两名年轻俏丽的美人儿。

李渊一双朦胧醉眼半眯半启，忽觉得眼前一片明亮。这两个女子都在二十岁左右，头上云鬓雾鬟，光可鉴人。面庞白皙粉嫩，如凝脂琼玉。一个欢眉大眼，顾盼中清波流眄；一个弯眉凤目，忽闪间风情万种。都是身量高挑，酥胸挺耸，丰臀微翘，腰肢纤细仅可盈握。

李渊平生阅人可谓多矣，但像这样光艳四射、娇媚风骚的丽人还未见过，真正的天姿国色、勾魂摄魄！

早就听说晋阳宫里有皇上爱如明珠的尹、张二妃，是这里的镇宫之宝，天上仙子，因为有些晕车晕船的毛病，耐不得长途跋涉，便没随驾巡幸江南。想来必定是此二人无疑。这皇帝老儿可真是艳福不浅，像这样肥得流油的良田沃土，居然也经年搁置撂荒，弃之不用，

真是暴殄天物。去他的，今日趁着酒兴，先收拾了这两个骚娘们儿，尝尝当今天子的宠妃到底是个什么滋味。

淫乱宫闱，与皇上的妃嫔有染，给皇帝老儿戴顶绿帽子，这无疑要招来杀身之祸。以李渊的老谋深算和谨慎小心，如何肯做出这样的荒唐之事？

其实，他是在拨弄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裴寂这条老狐狸的尾巴往哪里翘，他早就看出来。这家伙执意留自己在晋阳宫饮酒，已是大不敬之罪。又招来了天子的爱妃侍宴，莫非是吃了熊心豹子胆？这样做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赶鸭子上架，逼自己孤注一掷，起兵反隋。既然周围的人们都已群情汹汹。自己何不顺水推舟？

这几天，经过多方面的深思熟虑，李渊已经决心起兵，今日先夺了杨广的美人儿，明日便夺他的江山。

过去一段时间里，李渊所以不尽早起兵，除了因为建成、元吉和大部分家眷都在河东，尚未集中到太原外，更重要的考虑是：大业十二年年底之前，虽然天下已乱，但是隋王朝还有相当力量，能够抽调大军镇压起义，而且在各地战场上也取得了一些战果。在那个时候，不管是农民起义还是官僚豪强举兵，都会把隋朝大军吸引到自己这里来，弄不好便会落个杨玄感兵败身亡的下场。

但现在不同了，反隋义军的势力占据了压倒优势，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烧遍神州大地，隋朝政权近于土崩瓦解，再也无法集中力量镇压任何一支主力武装。此时举兵，危险性相对小得多了。

既然已下了决心，要玩一玩亡隋逐鹿的冲天大火，那么，先玩玩这两个送到嘴边的小娘们儿，还不是小菜一碟。

见两个美人儿媚笑着偎依到了自己身边，又是劝酒，又是挟菜，李渊也便来者不拒，顺势将她们拦在怀里，左搂右抱。以酒盖脸，一双大手还不时地伸到二人的绸衫下，在滑玉凝脂般的乳峰上攀上攀下，忘情徜徉。

二人你一杯，我一杯，轮番敬酒。喝得高兴了，这美人儿便自己先喝一口，然后撮起樱桃小口，嘴对着嘴，轻轻地布于李渊口中。李渊乘势含住香舌，狂吮一阵，然后哈哈大笑：“龙涎风髓，好酒好酒！”

这样用不了多久，李渊已喝得酩酊大醉，口里一片声嚷道“裴寂老儿，你想把我李渊灌醉，好看笑话。休想，我乃是海量，千杯不醉……”

裴寂见李渊真是醉了，便对两个美人儿目眇眇眼笑道：“唐公醉了，还不服侍去歇着。”

二位美人心领神会，一边一个搀着李渊，踉踉跄跄地走进内间寝室。裴寂见大事告成，也便抽身而去。

李渊并没醉，他心里明明白白，只是微闭双眼，横躺在宽大的御床上，要看这两个骚娘们如何动作。

两人手脚麻利地为李渊宽衣解带，直脱得一丝不挂。然后又各自脱去外衣褰裤，浑身赤裸地偎伏在李渊身旁。

这两个人是久旷了的，隋炀帝已经多时未来巡幸，晋阳宫里除了女人就是太监，她们又正值欲望极盛的妙龄，如何受得了这份冷衾孤枕的寂寞？平日里，实在耐不住了，便召来几个宫女，互相逗弄抚摸，聊解饥渴。

如今，守着这个净赤条条的强壮男人，早已经情炽如火，五内汤沸，禁不住双手与口舌并用，在李渊的周身上下抚摸吮舐，真正是千般温柔，万种旖旎。

李渊心里暗笑，在佯醉中享受两个女人的同时爱抚，半生来这还是头一回。他在尽情地细细品尝着，体味着……

渐渐地，他感到有一团旺火在小腹内燃烧，迅速地向腹部、胸部升腾，向周身上下、四肢百骸蔓延。他感到双股的肌肉开始发紧，呼吸变得又粗又重，裆间那活儿慢慢地昂然挺立起来。

忽然，便听一个美人儿惊喜地嚷道：“怪了，这个唐公可真是神人，怎么人醉了，这物件儿却不醉？浑身都稀软溜溜，这东西却坚硬似杵。”

李渊终于忍俊不禁，“噗哧”一声笑了出来。他翻身而起，将一个美人儿笼在身下，挥戈冲刺。而一双大手，则逮住了另一个美人儿胸前的那双玉兔，拼命地按揉抓捏。

一时间，雷霆震怒，狂飙大作，天摇地动，山呼海啸……

五十岁的唐公老当益壮，抖擞精神，以卞庄刺二虎的豪气，轮番进击，连御二美。这当天子的宠物毕竟与众不同，不仅美艳绝伦，而且床上功夫训练有素，炉火纯青。经过长达一个时辰的鏖战，三个人都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李渊饶是块生铁疙瘩，也被这烈焰熊熊的两座冶铁炉完全融化了。他终于被侍候得筋软骨酥，一泄如注……

云散雨收之后，李渊以坚硬的大手轻轻地抚摸着两个温柔的胴体，问道：“我等一夜欢娱，却不曾问二位美人叫什么，实在惭愧。”

左边怀里的美人在李渊的前胸上轻咬了一口，娇嗔道：“刚才那阵子，唐公就像头色中饿虎，恨不得一口把我们生吞下去，哪里还管我们是谁？我姓尹，这位妹妹姓张。”

“噢，果然是当今皇上的尹、张二妃，久慕芳名，今夜得谐鱼水之欢，也是我李渊三生有幸。”

“唐公鸠占雀巢，弄了天子的妃嫔，就不怕引来杀身之祸？”

“怕？怕虎就莫上山。实话说，杨广这个皇上当的，早已天怒人怨，不久将为亡国之君，弄不好还会身首异处。汝二人有缘与我李渊相会，也是你们的福气。好了，咱们折腾了半宿，也该睡了。”说罢翻身向右，前抱一个，后背一个，很快便响起了鼾雷。

第二天日上三竿，李渊还在鼾鼾而睡。

突然“哐啷”一声，房门大开，裴寂一步闯了进来，一看李渊还赤身裸体，横卧于两个白花花的娇躯中间，一只手搭在尹妃的前胸，一条腿却斜踹在张妃光洁的大腿上。

裴寂不禁瞠目结舌，大声惊呼道：“唐公，这……这可如何是好？这两个女人，可是当今皇上的心尖子，你倒好，只顾快活，竟给一锅烩了。我裴寂可是犯下了灭门之罪。”

李渊怪眼看看裴寂，一边穿衣，一边哂笑道：“裴寂，好你个狗才，你用美人计赚我，陷我于不忠不义，如今还在这里演戏、撇清。你且到外间等我，我正有话要说呢。”

裴寂见自己的把戏早被李渊看破，略显尴尬，只好讪讪地退了出来。李渊在两个妃子的脸上各亲了一口，拍拍她们的屁股道：“宝贝乖乖，好好等着我，我李渊会让你们永享富贵荣宠的。”

李渊穿好衣服走出外间，对裴寂拱拱手说道：“多谢裴监美意，让我李渊醉卧花丛，一夕受用。你如此费尽心机，不就是要逼我举兵

吗？好了，你的目的达到了，我李某如今是反也得反，不反也得反。”

裴寂却笑着说道：“唐公过奖了，只我裴寂，哪有如此胆识？这其实都是令郎世民安排的。这几个月来，世民阴结豪杰，密缜兵马，欲举大事，急切间又不知唐公意向，才恳请裴某居中劝说。裴某不得已以二妃侍公，正是要唐公快刀斩乱麻，痛下决心。今普天之下，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危亡，若举义兵，必得大位”。

听说又是次子世民参与筹划此事，李渊不禁微微脸红，像这种拈花惹草的事，原本是不该让儿子知道的，不想却早在他的算计之中，便长叹一声道：“这小子胆识过于乃父。罢了，就依他的，家破人亡由他，化家为国也由他——你速去告知世民，今日夜间，带上他的那班朋友，悄悄去我府上议事，且勿走漏风声。”

这天夜里，留守府中的议事厅里灯火通明，人影幢幢。仆役、侍婢们一律回避，前后大门皆由亲信侍卫把守，陌生人等一个不得放入。

裴寂先到，他是府上的常客，用不着避嫌，此时正坐在那里慢慢地品茶。

当夜色变得越来越浓重，大街上的行人渐渐稀少之后，长孙顺德、刘弘基、唐俭、武士彠等先后来到了府上。最后到来的，是李世民和刘文静。李世民带着李渊的手令，刚刚去太原大狱中放出了刘文静，二人一路轻声密谈着，快步来到留守府。

待众人到齐，各自坐好之后。李渊面色平静地看看大家，从容说道：“当今天子杨广无道，江山板荡，四方豪杰纷纷起兵，天下生灵涂炭。为除暴虐，伐无道，扫荡妖氛，解民倒悬，我李渊决计于近日